

〔日〕 高木彬光 著
南敬铭 尹盛 译



帝国·白金·女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山本五十六派海军大佐铃木等三人，携皇室两亿元巨款，赴德国购买白金。不巧，希特勒燃起的战火遍及欧洲，到手的白金已无法运回。铃木三人耐心等待着转机，然而战争愈演愈烈。他们三人无形中便陷入了异国情场。……二位同伴相继死于纳粹的魔爪之下。日本战败后，身处绝境的铃木，为报效天皇而举枪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二十年后，围绕着瑞士银行的天皇的巨额存款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铃木与德国情妇生的儿子，铃木与日本妻子所生的长子，均被八光教杀害。披着宗教外衣的刽子手终于落网，天皇存款的合法领取人铃木二郎遵照父亲生前教诲，决意将全部款项奉还皇室……

结局可悲可叹，出人意料而又发人深省。

目 录

天皇的密使(上部).....	(1)
神国的黄昏(下部).....	(253)

上 部

天皇的密使

序 曲

铃木文稿之谜

前些时，我从一个出版社某职员手里弄到几册记录复印本。据称这是《铃木文稿》，或曰《S文稿》。

据说这是原海军少将铃木高德的手记。

我听别人说，从昭和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昭和二十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的六年间，这位铃木少将肩负着特殊使命驻在欧洲。他本应该短期内回国，但由于接连出现了德苏战争、太平洋战争等非常事态，他便失去了机会。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后来，少将在瑞士迎来了停战。然而，他于当年九月二日在伯尔尼竟持手枪自杀了。

不用说，在这次停战的同时，毅然自杀的旧陆海军将军为数不少。如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海军军令部次长、特攻队的创始人西泽治郎中将，他们都象古代武士临终前一样，毅然决然剖腹自杀了。

当时的陆军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帅以手枪自杀后，夫人也立即随之丧命了。

开战当时曾在山本五十六大将下面任联合舰队参谋长的

宇垣缠中将，在八月十五日率领最后的九架特别歼击机，向冲绳海域进击，并自行爆炸。

.....

象这一类人的名字，在讲述日本停战史时不断地被重复着。然而，这位铃木高德少将的大名至今却一次也没能列入话题。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人在停战时仅仅是一名少将而已。据伊藤正德所著《联合舰队的覆灭》统计，此次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海军司令官数字如下：元帅二人、大将五人、中将五十六人、少将二百五十二人，共计三百一十五人。海军的战死人数为四十万九千一百四十六人。在如此众多的牺牲者当中，一个少将的生死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当然不足为奇了。

第二，他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欧洲，而且使命又具有超国家机密性质，所以未能引起关注。

即使这一手稿内容全部属实，而当时了解他所担负的使命者也只有海军中枢部的极少数人或其他几个人罢了。恐怕这些人也早已作古，纵然有幸存者，也会守口如瓶吧！

第三，人们对少将的所作所为会不断产生误解。正因战败，当时人们对他们这些旧帝国海军军官意想不到的辱骂之词，必然是“卖国贼”和“叛逆”之类了。然而，如果手稿内容属实，那么误解或许会变得烟消云散了吧？

我考虑再三，还是下决心把这部记录公诸于众。至于我所顾虑的事，就不打算在这里详叙了。

这些手稿是以文言文写成，全文发表似嫌太长。看得出，手稿出自旧海军军人之手。试举几例，便可知晓。

奋战立功以扬名后世，弹尽粮绝之时正剖腹报国之日。视死如归，至高无上，又何异于战场中弹死得其所乎？

惟有视死如归之士，方可完成现代战争。而武士之悲烈，赴难正此种表现也。《叶隐集》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山本元帅曾有诗云：愿将此身护君王，何惜生命与名望？

由此笔法不难看出，铃木少将当时的心境何等悲凉，阅后确有催人泪下之感。

所以我决心将手稿压缩三分之一，并译成现代文体，介绍给读者。

文中的“我”，当然指的是铃木少将自身了。

欧洲风云

昭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当时任大佐军令部副的我，突然奉命去海军省报到。

这次是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中将直接唤我去的。

难怪山本次长显得异常疲惫，他当时正在强化日德缔结的防共协定。这无疑会置平沼内阁于死地。以平沼首相、坂垣陆相、米内海相、有田外相、石渡藏相五位成员组成的内阁会议连日开会，但毫无结果。

平沼不肯买斗米，而今日买五升，明日买五升。

社会上流传着类似江户时代人物讽刺诗一般的和歌。

所谓“强化日德防共协定”，实质上是针对苏联的一种军事同盟。每个海军士官对此心中都是有数的。恐怕只要有国家观念的人，都会紧锁双眉坐观事态发展的吧？

法西斯德国与苏维埃联邦，恐怕是命中注定非要交战不可了。这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到。

如果日本主动卷入这场战争，那么，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它路可走。

三年来的中日交战已把日本的国力消耗殆尽，这对于迄今仍在舰政本部负责军需物资调配的我来说是一清二楚的。由于过度疲劳，我被送到军医院休养了半年。促成我住院的原因，也不外乎是工作繁忙加上无休止的忧虑吧！

所谓“中国占领区”，只不过在地图上渲染一番罢了，从现象上看也只是一种自我陶醉而已。在中国的派遣军则只能全力以赴去保住点和线及城市和铁路了，除此再想抽出兵力送往西伯利亚旷野，恐怕已是力不从心啦。

陆军方面如果和德国协同作战，照目前估计，日本方面除现有关东军之外，再有二十个师就足够了。这种说法未免太天真啦。

众所周知，米内海相不惜身家性命反对这一协定，这同辅佐他的山本次官的费心操劳是分不开的。

“铃木君，从那以后身体怎么样？”次官让我坐下后问道。

“我明白了！至于缺乏何种物资，还有待研究结果。不过，购买这些物资，去美国总比去欧洲方便，根据什么偏又指定去欧洲呢？”为慎重起见，我又反问了一句。这时，山本次官忽地站起身，身躯僵直一动不动。

下面的话不必问了，山本次官的神志和动作已暗示出此事与皇室有关。由于条件反射的缘故，我也笔直地站了起来。

“这是天皇陛下的旨意。……前不久大臣们在启奏军务时，陛下曾垂询缺乏何种重要物资。看来天皇对此极为关心。前天，他通过汤浅内务大臣向群臣有所训示。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动用储存在瑞士银行的皇室秘密财产。这就是国家的最高命令。”

“请问次官，这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款项？”

“过去我也没听说过。不过，自明治初以来，皇室中的一部分费用似乎习惯性地分开存放在瑞士银行。象当年建造‘金刚号’军舰时那样，委托英国造舰所需费用中的一部分，便是动用的这笔款项。另外，据说还有一些用项也曾动用过这笔存款。这事是日本国的绝密，历任内阁成员大多数不知道这笔秘密存款。”

“那么，次官，请问这一目的究竟是什么？我的话也许有失尊重，万一国内发生革命，储备这笔款是否是为陛下和各宫殿下逃亡国外时用呢？”

“不是的，当今陛下决不是那种舍弃国民而去追求自身安泰的人！……例如日俄战争时期，武器弹药不断发生恐慌，只有依靠国外供给。如果当时不是各个战场上连连取

胜，加上外债募集成功的话，日本是很难避免最后失败的。鉴于历史教训，当今陛下怎能不早作打算防患于未然呢？”

“原来是这样！……恐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避免，天皇陛下会想得很多的。”

“当然，我没有直接从陛下那里听到过什么说法，但侍从武官们说，陛下有着超人的聪明才智。另外，陛下不象我们有什么个人欲望，所以能够以明镜止水般的心境来观察一切事物。他对每个具体问题当然不一定了解，但对关系到大局的事，在判断上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吧？”

“是这样的。……陛下的存款能有多少用于这方面呢？”

“总额我也说不清，据说大臣们也不敢过问。不过，用于这次的款数折合成美金大约两亿元。”

“两亿美元？……”

我对这个数字感到吃惊。一美元折合四日元。这是把八亿日元交给我自由支配啊！根据海军传统，一旦对某人予以信任并分配给他任务之后，一些细节做法均不再加以干涉。这已成为铁的规则。

“我明白了！上级对铃木我如此信赖，委以重任，我当全力以赴，争取最佳效果。另外，对次官指定外的任何人员决不泄密。这是理应做到的！”

“其他人选还没有确定，不过有一点已定，即从外务省派一名书记官，由大藏省派一人，连同你共三人，协同完成这一使命。……在一定时期内同任何大使馆都不进行联络，尤其是柏林大使馆有参加法西斯党的日本大使……”

不苟言笑的山本次官突然说得如此锋利，我为之感到震

惊。不用问，这指的是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陆军中将。他作为使馆武官从昭和九年起连续在德国度过了五个年头。他爱好莫札特的音乐，德国话说得在使馆中没有出其右者，在陆军高级将领中是罕见的文化人。但他彻头彻尾地崇拜法西斯，甚至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我恐怕要以柏林为中心在欧洲开展工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与这位大使的关系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我整个任务的执行情况。不知怎的，我好象有一种不祥之兆，但又怎么能在次官面前吐露呢？

我们一行经由美国到达柏林，是在六月一日那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项紧急任务，理应乘西伯利亚火车直接前往柏林，但我认为，不妨设想从美国购入一些重要物资更好些。另外，作为海军军人对长期的假想敌人美国的国情，也需要亲身去体验一下。

我的伙伴是外务省一等书记官水岛直树和大藏省事务官冈雄吉。两人的外语都很出色。而他们的坚强信念和赤胆忠诚，只有罕见而地道的军人才会具有。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间的长途旅程中，我们彼此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这项机密任务的完成，最关键的就是要靠这极少数人的通力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长途跋涉并非毫无益处，但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是不会等待我们的。

五月十二日发生了诺门汉事件。仅在这一局部战争中，关东军的精锐部队便被彻底地挫败了。九月十六日战争结束。当时，我们对战斗的详细情况一无所知，只能认为是为了强化日德防共协定而进行的一次牵制战，日本以无言的行动显

示了一下自己的实力而已。

五月二十二日，德意两国缔结了军事同盟。正因为两国都统治在独裁者手中，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的行动果断而迅速。我到达柏林后，日本政府对这一形势还没最后表态。

“德国开始对苏联发动战争时，日本负有主动参战的义务。这是绝对不可回避的。”这话是在我出发前山本次官对我讲的。不知我走后他是否仍在坚持努力挽回这一局势。我自离开日本后，每天早晨都要朝着祖国方向呼喊“陛下万岁！”，并为大臣次官的健康祈祷。

六月三日，大使馆为我们举办了欢迎宴会。大岛大使比我想的要温和、爽朗得多，且颇为健谈。作为个人，我不无好感；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却很为其性格悬心。他确实象是个文化人，但军人终究是军人，性格豪爽乃军人之美德，而作为外交官则未必适宜。在和平时期犹可，但在时局急骤变化的欧洲，并且是以耍弄权术谋略为能事的法西斯首脑为对象，恐怕只能听从人家的摆布了。外务省首脑本应人尽其才，用得其所，但事实相反。这样安排岂不荒唐？这是给我的最初印象。

宴会后，我们三人向大使公开了此行的任务，当然，对于皇家财产的秘密只字未透露。购买重要军需物资，如果得不到大使的协力帮助，定然一事无成的。

“到底是海军，对于这一点确有先见之明！”他意外地坦率。就任大使的同时，他从陆军现役中退出。他对德国的机械化兵团有着专门知识，所以他很为陆军首脑的“精神万能”想法担心。

“我在担任使馆武官期间，一遇机会便向中央进言，应积极增强飞机和战车部队，但这一努力从未被正视过。……就现在日本军队的装备来看，日本是很难战胜苏联军队的。在这次诺门汉事件中，号称无敌的关东军不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吗？所以陆军向着全面机械化方向发展，乃是国家的百年大计，为此而花费巨款势在必行。”

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做梦也想不到，此人口中居然能讲出这等话来！

“那么，阁下为什么这般热心地推进日德军事同盟呢？”水岛书记官从椅子上探出身来问道。

“是为日本的将来着想的。如果目前耽误了这班车，今后恐怕不堪设想！……”大使认真地回答道。

“德苏战争怕是命中注定难以避免。不过，元首方面有关人士透露，那将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元首可是德国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政治家。他尽管手中握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却从不用兵，先后实现了德奥合并，不断扩大了领土。英法对此竟丝毫奈何不得。打着洋伞的张伯伦还特意从伦敦坐飞机来到慕尼黑，访问了元首的贝尔西兹加廷山庄。这就是大英帝国六十九岁老首相的态度。……从慕尼黑到贝尔西兹加廷山庄约三小时火车行程，可是元首竟没去车站迎接他，仅在山庄口处等候了他。……这一事实不难看出，英国已失去了战争能力。这如果是哥拉特斯顿、吉兹勒里、路德·乔治，不，无论是英国所有光辉时代的哪一位首相，谁也不肯忍受这种屈辱的。英国已经完了，它将失去对欧洲问题的一切发言权。难道诸君不认为这已清楚地表明军备力量的差距了吗？”

饭后借喝白兰地的醉意，大岛大使变得更加能言善辩了。他的论点确也有代表真理的一面，但他的情绪过分激动，简直象对什么着了迷似的。

“如果英国对大陆失去影响力，当然可以认为是对殖民地的统治松弛了，继而取代它的将是德国。当德国完成对大陆的支配体系时，象荷兰之类的国家恐怕就会任其随意摆布了。这样，只要日本与德国结成一体，那么海军最担心的油，只需对印度稍加压力，便可轻易弄到手了。仅此一点，日本现在就得抓紧时机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并要为日后参与德苏战争储备下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行。只有共产主义和犹太思想从地球上彻底消失，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出现和平！”

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位大使所以会有这种一边倒的思想，恐怕是由于他长年与法西斯上层人物交往而具有第二天性的缘故吧？我的担心愈加有增无减。不过，他的这种思想倾向确实说明他是有日本人的性格。他表示愿意协力完成我们肩负的任务。但是，“对于实际问题，在两国没有正式缔结军事同盟之前，恐怕不太好解决吧？”

这就是他的主见，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投入了工作。宿舍是事先在铁加尔廷附近租好的一所两层楼房。我们雇了个德国女人做佣人，看来那人是很忠实的。

开始工作的当天，我们就接待了来访的客人。这人名叫山户小太郎，来自瑞士日内瓦莱芒湖畔的夏伊努旅馆，是专程到柏林来的。

这位神秘人物，我曾经听山本次官作过详细介绍。

他是明治十八年生于东京的日本人。这样说，是因为他父亲当时任帝俄驻日陆军武官，是一位门第颇高的贵族子弟。父亲回国后，他由日本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日俄战争的前几天他去了欧洲，后来和瑞士一位富豪的女儿结婚，取得了瑞士国籍，之后便一直生活在欧洲。

“他坎坷的一生，足足可以写成一部书。当然更详细的我不太知道，只晓得他是个亲日派。不，如果除开国籍和父亲血缘关系，说他是纯粹的日本人，也未尝不可。我在欧洲时他对我照顾得很好，这次你们也应该多借助他的力量才是。……关于皇家财产一事，也不妨向此人公开。”

从来不喜欢夸奖人的山本次官，居然能给这人下这般结论。我从美国便发出致敬信函，说明一到柏林就尽早去拜访他。对此，他回信给日本大使馆，约定六月四日来柏林会面。

当接到山户小太郎特意用日本字书写的名片时，我想起了山本次官的话，心中大喜，连忙来到楼下接待室，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晤。

复 杂 离 奇

山户小太郎虚岁应是五十五岁。虽说他是日本和俄国的混血儿，但外表上却完全象父亲。他个头很高，肤色白皙，除了头发和眼睛发黑外，相貌没有半点和日本人相似。但他的日语相当流利。在日内瓦很少有机会使用日语，可他却象每天都在使用一样，发音正确，口齿伶俐。

“山本先生近况如何？”简短的寒暄之后，他马上问起山本次官来。

“我们离开日本时他很健康。保守派把他看作眼中钉，不过，次官性格相当刚毅，他不会屈服于神经战的，可怕的倒是暗杀活动！”

“的确是这样，在欧洲称日本为‘暗杀国家’。……当五·一五和二·二六两起事件发生后，欧洲甚至有人惊呼：‘日本的发展已到了尽头！’”

大约半小时的闲聊之后，谈话渐渐转入正题。我们提出想要购买的物资。山户小太郎那西洋人的脸上浮现出东方人的微笑。“东方有句谚语，叫作‘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里有句格言，叫‘金钱万能’。你们要寻求到那些物资，确实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但只要肯出高于一般市价的大价钱，我想总可以弄到手的。”

“那就得仰仗您的帮助了！”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已把自己当做日本人啦。”

至此，我总算舒了一口气。这时，山户小太郎却担心地反问道：“不过，铃木先生，问题在于如何把搜集到的东西运出去。如果买的是钻石，那么数量再大，只要有一只皮箱就能运走。外交官的行李到了海关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如果是大量其它物资，目前想从欧洲运往日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战争已如此迫在眉睫了吗？”

“是的，根据我的预测，欧洲的和平少则能保持三个月，